

事文類聚

別集

百十九百二十止

存
台
夕

漢書門			
六	一	五	六
二	一	五	六
三	二	二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六	六	漢
六	一	二	書
五	合	六	
函	六	二	
二	二	六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61)	
函號	365	3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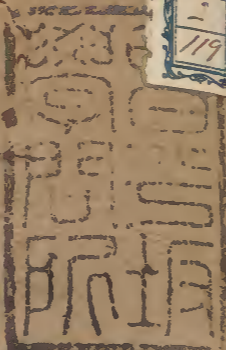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專文類聚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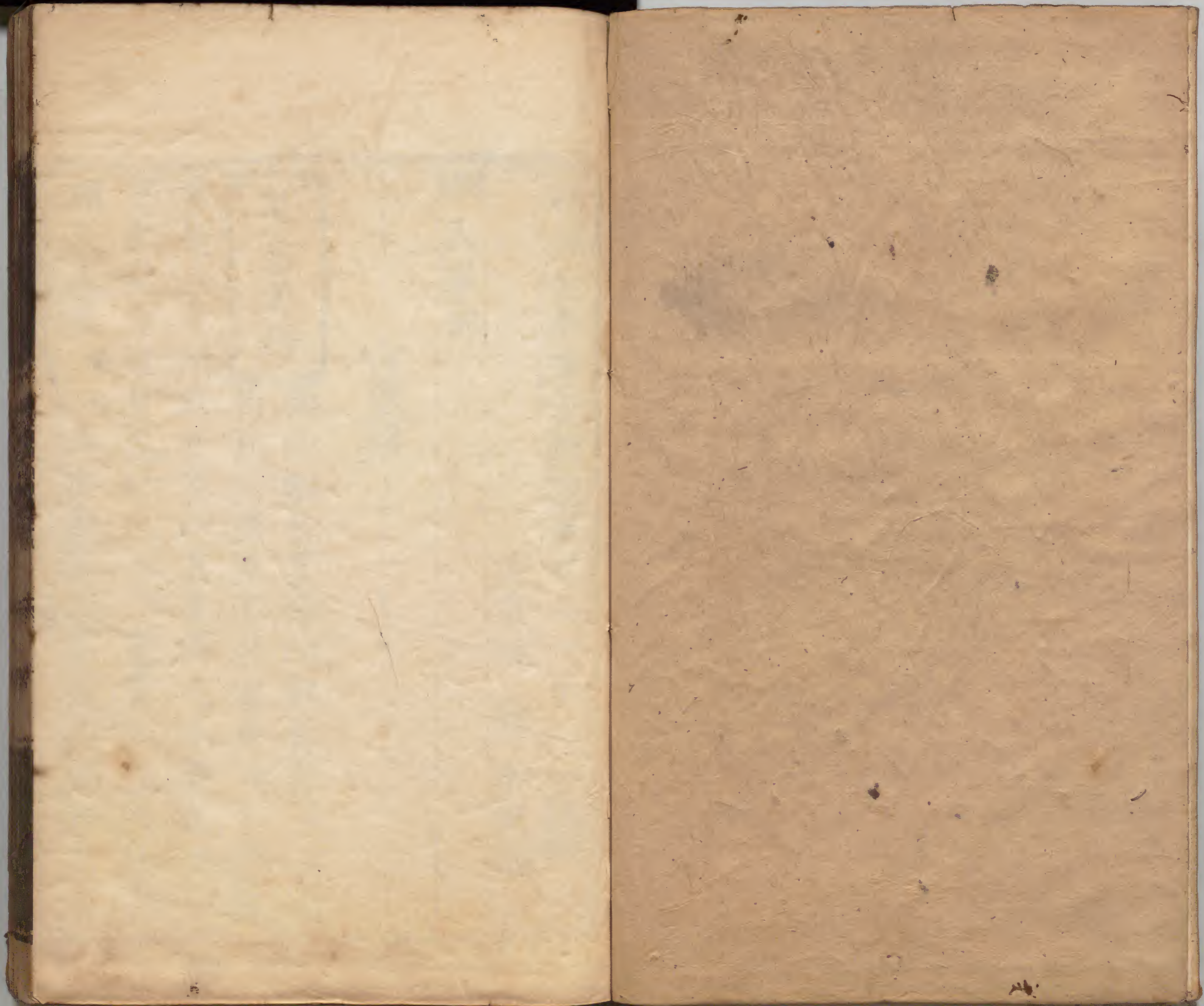
廿九之卅

十七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類書類	別加函	架
冊	號	架	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富貴

羣書要語

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太宰儒

苟利於國家不求富貴儒行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述而富貴不能淫此之

謂大丈夫滕文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

之中有私龍斷焉公孫丑志氣脩驕富貴道義

重輕王公文中子平原君謂應侯曰貴不與富

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

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

戰國策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宋諸葛

長民云富九五福二曰富洪範富家大吉家人

富潤屋大學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大學富而無驕易語十四為富不仁為仁不富

陽虎云君子周急不繼富語小人富斯驕驕斯

亂記富觀其所不為文中子富觀其所與達

觀其所好天地知止者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

鉅萬而貧者食糟糠食貨志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無立錐之地同上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

人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者歸也謂物

所歸仰汝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說文用下敬

上謂之貴貴萬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

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今之得志者

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莊繕性重累印珥

香貂乘朱輪勝衣則綺襦紉袴通籍則玉璫青

墀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王維張公碑

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子其何異哉嬰兒

有常病貴臣有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

禍傷於寵也潛夫論

詩句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太冲老覺腰

金重慵便玉枕凉白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

貴不來年少去白樂天全篇見老門何處胡椒

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釘圍腰莫愛

渠富貴安能潤黃壚山谷**富**北里富薰天高樓

夜吹笛杜**貴**君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劍佩

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杜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

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

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者未不知所稅駕也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庸耕輟耕之壠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

見夫婦門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落

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殺下是也落糞溷者
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
無難齊紀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寬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
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

人悞之妹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
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
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
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爲李昇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

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

以侈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億歎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事敗

華封祝富

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辭封人曰富人之所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莊天地

有駟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

諸侯孔子譏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家語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家累千金史

大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
殆富滔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殘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左
襄二十八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十年國
富遂報彊吳范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
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
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
散與貧友昆弟貨殖傳

資擬王公

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猗
氏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

漢世富民

漢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先酒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鄧氏鑄錢

文帝賜鄧通蜀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貴求名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王充論衡

漿酒藿肉

鮑宣上疏曰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藿肉倉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漢書

金玉之富

郭况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東觀漢紀郭况累資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秤量珠玉王子年拾遺

塢中金銀

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竒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魏志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舍宅輿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久之太僕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

七株愷然自失

富氏殖賄

晉王戎園田水磴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筭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女適裴顧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賣恐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譏

欲保富侈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窟

王元寶巨豪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砥砭甃地面以錦紋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窟

守錢虜

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
欲以為用者屢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
聞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
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筮卦成驚曰天命
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本傳

和嶠錢癖

蕭宏錢愚

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

以下係貴詳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
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
五侯

懷組夸里

見榮鄉門

稽古之力

見學術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
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

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殖產業
耶故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書中令考二十
四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思公惟演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恨不為
宰相歎曰使我於黃紙盡處著一个字足矣竟
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參政知鄧州有不曉寒
冷之歎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

仕而卒

欲青涼傘 見疾病門

官高愈懼 見慶賀門

既貴而儉 見儉門

貴不忘貧 並見儉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居易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
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

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子欺奈何貧富
間可移恩愛志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貴又令
下人力各競錐刀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孥意
漢日大將軍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耨
瓜士春華何曄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
上生荆枳深谷變爲岸桑田成海水勢去未消
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枯榮者反覆殊未已

律詩

公子行

黃損

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半日醉

花邊打鵲拋金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蚕婦平
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
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
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售妓妾以償其
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
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
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

必爲此也 茗溪漁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
樹記花名玉篆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
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綉惟說其氣象
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
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看人富貴語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
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

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如杜子美落花
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韜玉京人父爲左千牛軍將韜玉有詞藻有
公子行云階前莎綠毯不捲銀龜贄香挽不斷
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
傳國初六親聯駱馳朝車鬪雞走狗家世事抱
來皆佩黃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
飢面爲田令孜擢用未幾歲遂至丞郎

推言

善處富貴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爲詩云北州能事萬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灑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爲春夢婆

雜著

以下係富

貨殖傳叙

司馬遷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賈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却人作姦握豕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其實皆爲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

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
十歲種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謂也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
也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
竒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夫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又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

役斤斧收聲輯杖立干前聞竊語於階者曰基
隴繩畦坻粟京稼籌筭掛壁萬貨四臻北吾主
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間行語於塗
者曰豐林邃宇樽俎靖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
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
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旣楸旣粵秩壹以禮旣
序旣飭此吾鄉文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
爲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如何吳君曰階得
吾粕塗得吾漓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
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旣也畏嶠登輿身閑心慄

厭市築墉目靜耳喧君虽善自佚踰關以往肩
頰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疴瘠困憊呻吟交
於大達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蓋勸
族黨惕勞振乏已責紆逋同其佚於是鄉則盡
橫山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
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童奴陷
其說於壁間以勸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繡角金蓮花柱柱玉

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爲
爾一朝容

京洛篇

鮑昭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
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
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
殊常貂冠蒼水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
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

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權勢
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貧賤可久長
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
君堂堂上羅酒樽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
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
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貧窮 微賤

羣書要語

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
狎妻也或謂之樓裂樓音樓或謂藍

縷方言窶貧空也呂枕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

室箒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儒

行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檀弓貧

者不以貨財爲禮曲禮六極四曰貧洪範終窶

且貧北門貧而無怨難十四貨財粟米之於家

少有者之謂貧至無者謂之窮荀卿子家有長

卿壁立之資腹懷翳桑絕糧之餒抱朴子室有

垂磬國語華露藍縷服虔注藍縷言衣敝壞其

縷藍藍然也楚世家無立錐之地張良傳攻苦

食淡叔孫通傳貧之為病豈但交友踈棄必有

家人誚讓顏延之庭詰闕滫瀡之養之庾釜之

蓄柳文朝營夕用故無宿給語溪記微貶吾少

也賤語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

弗去也里仁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述而貧賤

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有賤丈夫焉孟子

詩句兒餒呼郎罷妻寒怨藁砧唐詩經年在茅

屋妻子憂百結杜荆扉深蔓草土銜冷踈煙杜

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杜夜字照藪薪垢衣

生碧蘚杜今年貧到骨豪氣似元龍黃蚊虻當

家口草石是親情玉川我貧無一錐所向皆四

壁後山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杜

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披故絮

古今事實

簞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蓬蒿之中併日

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衣若懸鶉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捉衿肘見

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

金石莊子

緼袍不恥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貧非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潔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貧非憊也

帶索而歌

見知足門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

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子擊不憚而去

裘弊金盡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躑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色黎黑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戰國策以席為門見門門

甕牖繩樞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著犢鼻褌

無甌石儲

揚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晏如也

土銼無煙

王褒家貧土銼經日無煙土銼瓦錫也蜀人呼金為銼

衣食不充

郭林宗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參精廬乏食
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
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卧牛衣中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病無被卧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賣文爲活

段湛家貧賣文爲活後子弟多歷顯要

班史質錢

見驚書門

多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
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
亦以叔則

爲鬼所笑

南史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
鬼在旁大笑伯寵曰貧困固有命乃爲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見非門

坐席皆穿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藜牀積五十年爲學不倦

牀當膝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着地處皆足迹

澣衣披絮

吳隱之字叔默雖居清顯祿賜皆盼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

雪中贈襦

謝眺嘗見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耽學不倦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氎與革充卧具而去

方冬衣葛

隋袁充少時友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戲之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斃

羸餒亦甘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飢不飽菜

孫樵曰飢不飽菜寒無襲衣

蓬實為麩

唐盧攜曰貧者礎蓬實為麩蓄槐葉為葢

賣漿天涼

姜子才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

贖屋無資

韓愈上崔虞部書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贖屋
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
之

木葉自蔽

唐朱桃推益州人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
軌遺以鹿幘鹿鞞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夏
則羸冬則緝木皮葉自蔽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
不孝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
皆以爲其母携財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
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
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
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齊源富民
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
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凍水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曰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

東軒筆錄

起於微賤以下係微賤

傳說舉於版築

膠鬲舉於魚鹽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為刀筆吏

灌嬰販繒

樂布窮困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為人所掠賣

為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

衛青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賃舂

班超傭書

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

竇少君家貧為人所掠賣傳十餘家

郭泰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

丈夫焉能處斗筲役乎

王高書傭賃夜則燒塼 王猛鬻春

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

崇意輕之魏黃郎其父嘗為縣卒及郎為君長

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名裴潛傳

陳晉公恕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

官至參政

凌策侍郎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

名鴻漸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

長立頗銜之 玉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

厚乞巧文皆擬楊子雲逐貧賦韓

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厚

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

美新黃魯直跋奚奴文擬王子淵

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

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

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輯錄

于此 又云唐宣宗有文士王振
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
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
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為
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梁
我獨藜食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

不繫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霑槃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唾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
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
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騎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穀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僞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者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
言辭旣罄色厲自張攝齊而興降陛下堂逝將
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
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汗腴之墟有冰氏子
者出自洹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
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
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者也
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
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方今百辟君
子弈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
簡蚩獰至乃空踞者以泓噌爲稚量礫慧者以
淺剝爲鎗鎗拉答者有沉重之吝嗟悶者得清

勦之聲嗒嗒怯畏於謙讓闌茸勇敢於饕餮斯
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關嚮
而遠視鼻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
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小大問是誰力冰
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
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如敬承明誨服我
初素

庭誥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爲病也不惟形色靡
厭黑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
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
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
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
縛草爲船載糗與糧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
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
途躬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
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
曠風與電爭光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

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聲音若肅若
啼歛歛憂嬰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
乃不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
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
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
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
凌太學四年朝齏暮監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
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
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同於予也我思
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
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
聖智情狀旣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
爲真不知也耶子之儔朋非三非五在十去五
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挨手覆羹轉喉
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
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
姦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扶脊
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
能恠恠竒竒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
窮影與形殊面醜心研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

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冥
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
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
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
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
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
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
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
皮飫於肥甘慕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于子雖
遭斥逐不忍予踈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

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與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
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興詩窮王
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
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曰固
知其爲錢但恠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
歸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

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

志林

顏蠋巧於要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
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
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
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
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
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
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
八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
不能知蠋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欲暢
高音歛袂不歛肘藜羹之恒斟豈忘藁輕裘苟
得非所歛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
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
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
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迭遭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竒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
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
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
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巢林栖一枝可爲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
白鬚答云君不知位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甕
牖繩爲樞出扶桑梨杖入卧蝸牛廬散賤無憂
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
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筭晝夜不安居
西舍有貧者匹婦配匹夫布裙行賃舂短褐坐
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貴賤與貧富高

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
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
未知間且以酒爲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
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
地本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
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
浸藥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
項籍豈不壯賈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
滿裳古人勸加餐此餐難自強一飭九祝噎一
嗟十斷腸况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若有
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呼白日空茫茫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
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
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
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
憂是以卒窮至死

漁隱

顏徒貧樂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給侍百衲自

纏裏論事直如絃觀書曲肱卧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子與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粧鳥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飢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諤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

及之者至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愜素機

監戒錄

飯後鍾 見佛寺門

為貧宰相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椽文莊識之
優待穎公有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
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穎公曰宰相
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穎公作退
老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青箱雜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別集

建安祝 穆和父編

人事部

禍福 樂禍 嫁禍

羣書要語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易係 天道福善禍淫 湯誥 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 家語 君子禍
至不懼福至不喜 家語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孟子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襄十二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世有無望之福又
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最
乘傳福不盈此禍溢于世班賓戲震震乎市木
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劉禹錫天論
禍是自求禍也孟子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王符論網羅未改縱羽翮而何
施柳文夫獸深居而簡出鳥俛而啄仰而四顧
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韓文**福**者備
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

求多福大明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執說福祿如

茨瞻洛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猶無基而厚

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禔福相如傳休

嘉應德西漢禮樂志**因才取禍**豐狐文豹棲於

山林伏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

患者其皮爲之災也莊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鐸以

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燬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

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

金樓子蒼鷹鷲而受緹鷓鴣慧而被拘張華賦

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文粹勇略震主

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凡物之生不

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灾韓文木有瘿石有

暈犀有通以取研於人皆物之病也坡文**因言**

取禍惟口起羞書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語多

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傷人之言深於矛

戟荀子言輕則招憂楊子口語致罪漢書

詩句吾生如常耳何者為禍福坡陷身泥溝間

誰復稟旨揮韓失身陷危機坡世路通窄多穿

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福杜**因才取禍**直

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杜龜以靈故焦雉以文

故翳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

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

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

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

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
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
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史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
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
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
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
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
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庾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腐鼠致禍見鳶門

怨府禍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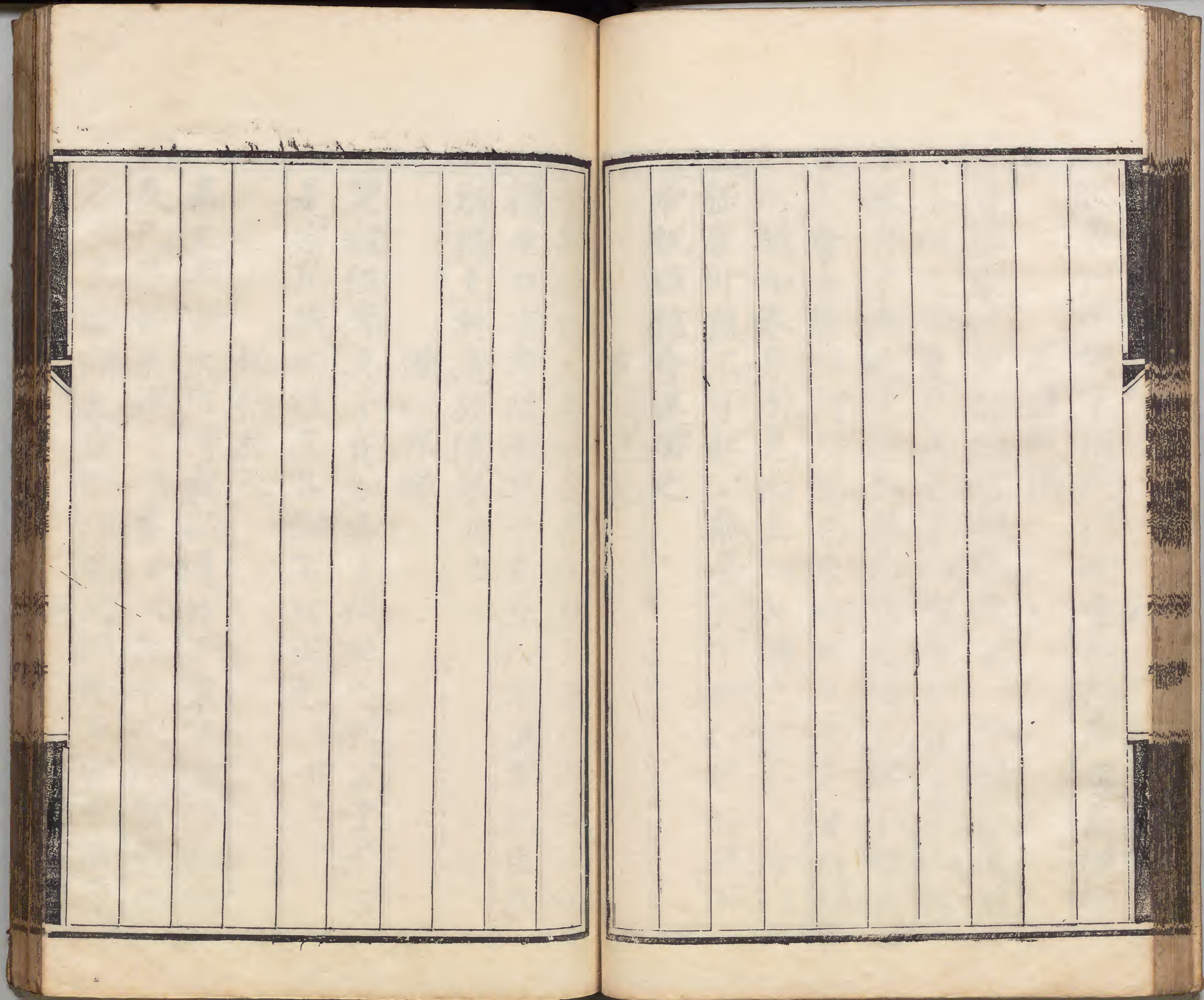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李兌謂相國

肥義曰子胡不稱疾侍政母爲怨府母爲禍梯

不禮致禍

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
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
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
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
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
嵇康卧龍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
帝旣昭信會遂害之

貧賤遭亂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
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
所得上於是族陵家通監

借以報讎

楚殺伍奢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
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左昭二十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恐覺禍
及已乃私求嫪力高毒於改詐令人以腐罪告
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腐則得給事宮中后乃

陰賜主腐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通 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趙並家

推惡利已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居守 漢景紀

樂禍 以下係樂禍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 左莊二十

幸災

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背施幸災民所棄也 左僖十四

樂人之禍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捉殺之宏臨命詎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 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爲稷官丞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拜侯已聞就誅豈無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王者皆孛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

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
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
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
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
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
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爲善者得吉常多
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爲惡者未始不及於
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爲
天道難知爲善未必福而爲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跖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獸人肝九州恣
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
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
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得所豹犬飽臭腥顏子
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
死也至今在光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
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難重輕善惡理如此母

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

括囊無咎坤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烝民 全身遠害 君子陽陽 天下學

士避難解散 書序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文十七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柳子 雲中白鷗非鷓鴣

之網所能羅矣 魏邴原傳

詩句 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 歐 黃雀死彈丸

厥罪在豕粟翡翠不近人何為亦窮辱 臨川

古今事實

隱語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

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

傳於蕭還無社 蕭大夫 與司馬卯言呼申叔展

皆楚大夫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

曰無 二物所以禦濕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 河

魚腹疾柰何 叔展言無禦 曰目於皆廢井也 井

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叔展又教結茅以

信為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

見幾先去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爲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去

鼓篋乞食

伍子胥載橐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篋乞食於吳市范曄傳

布匿廣柳

季布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迺髡鉗布衣楊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醴酒不設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羸而避寇

漢陳平自楚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文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更止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避難複壁

後漢趙岐字邠鄉爲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爲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爲貶議琦後爲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

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
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
岐復壁中數年作厄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滅
因赦乃免

教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祕要爲司空掾平帝
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
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
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
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
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
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城外根詐
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
拜侍御史

畏劉輿臆

范陽王虓鎮鄴以劉輿爲魏郡太守虓薨東海
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

散黨避禍

劉琨傳

范滂以鈎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
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
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
遣還鄉里 本傳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
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
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 世說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搃角從伯敦謂無似已恒以
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
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王敦疑
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
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
尉允之還都定省以敦鳳謀議白舒與王導俱
啓明帝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
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閭門於舫中彈琴翰初不
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

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固辟爲大司馬掾
固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
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
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
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
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俄而固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
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
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

率

娶宦官女

見婚媾門

吊宦官喪

見吊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
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
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闔戶避謗

陸贄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
書

本傳

買田自污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談叢

防患不早 以下係防患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菟而顧犬亡羊而補牢未

為晚也 戰國策

危言自恐

漢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者絕命辭曰
玄靈決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增若
浮焱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心忘身
自繞罔兮寃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沉瀾
心拘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列昭上帝兮我察
秋風為我唵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
神龍兮檻其須遊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
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人爲之危

唐嚴武爲劍南節度頗放肆章彝爲判官因小
忿殺之房琯故相又嘗薦武後爲巡內刺史武
倨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
蜀道難爲房與杜危之也

出入防患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
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
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
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爲辛澶淵密
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邦人大儻有告禁
卒欲倚讎爲亂者密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
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
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
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
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
股慄

歸田

無忘檻車

以下係思患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鈞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爲相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

不忘中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妻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中車之恩○光武獲異於中車故云中車鄉名也

無忘創業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遣宮苑使王允平營樓郭崇韜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詐

王藹文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爲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爲禍禮法非災人之

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也以此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律詩

贈李鐔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傷悲
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
求糧食莫供炊地爐不暖柴枝濕
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 以下係防患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
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
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
詭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回
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
吾亡無日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上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喜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恠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

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恠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鈞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距而過賢者寒浞切寶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乘龍周穆讌

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
禪以求生恣祠祀以所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
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易容而傳哉當
仲尼之時苟語恠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恠
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
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
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
其道也豈多歧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門有客得彭祖
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蓋
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
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
斂躬跼躄而迎視兢兢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
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
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跡於傳記雖
覓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
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
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

沐永據存而懼亡係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
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
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
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
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
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
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
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
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
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
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徑路
機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
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
自防

解紛

羣書要語

解其紛 老子今有同室之人鬪者
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孟子

詩句

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

太白

多言雖數

窮微中或排難

坡

不忍乘其元

韓

古今事實

解驂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紲間晏子出遭之塗解在驂贖

之入為上客

解紛無所取

魯仲連游趙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
君說趙王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
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
為却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不
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亂而無取
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忍為也遂辭
平原君而去

為鄰解紛

蒯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為治粟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以為代相遷為計相全上

撫箏解紛

謝安為王國寶所讒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泣下霑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全上

執法解怒

權善才范懷義悞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
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
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
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無法臣不敢奉詔恐
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
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請察謗毀

議者言韓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
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
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言

也滉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
其無他上令滉歸覲

百口保之

杜兼誣奏李藩於張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
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
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
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
召藩詣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
即日授祕書郎

通監

除官解怨

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嘗詣宗閔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慙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唐文宗

古今文集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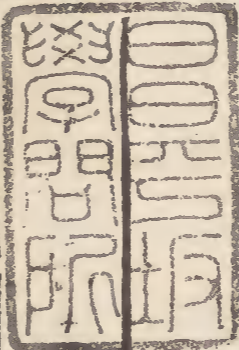
上疏爲四賢辨謗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害善良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

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
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
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
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
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
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
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
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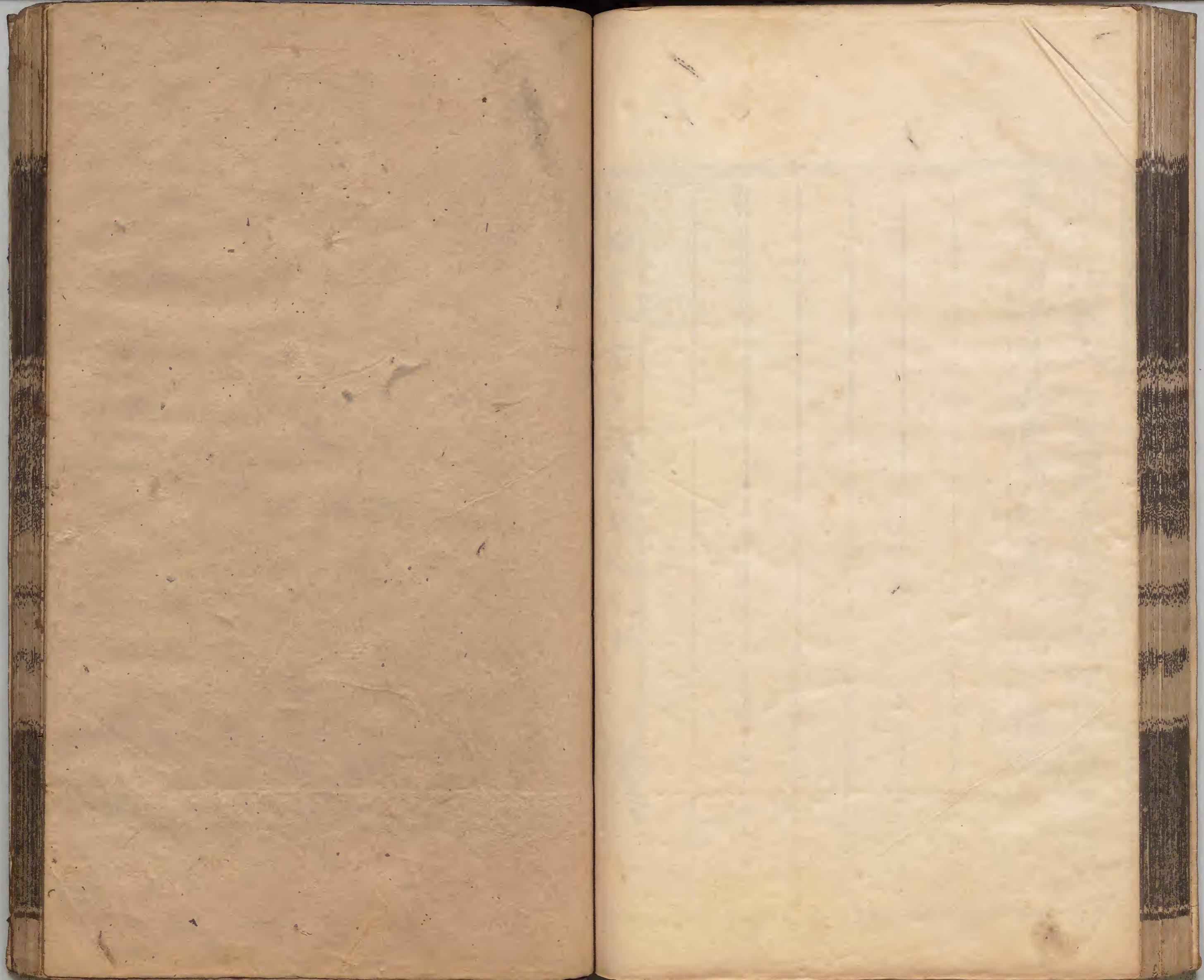
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其事
弼等避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
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
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翼皆有效弼
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
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
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
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陛下
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

用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
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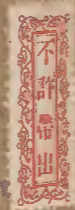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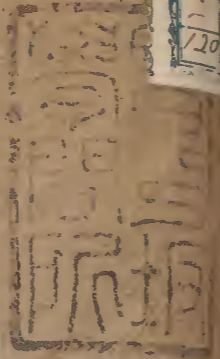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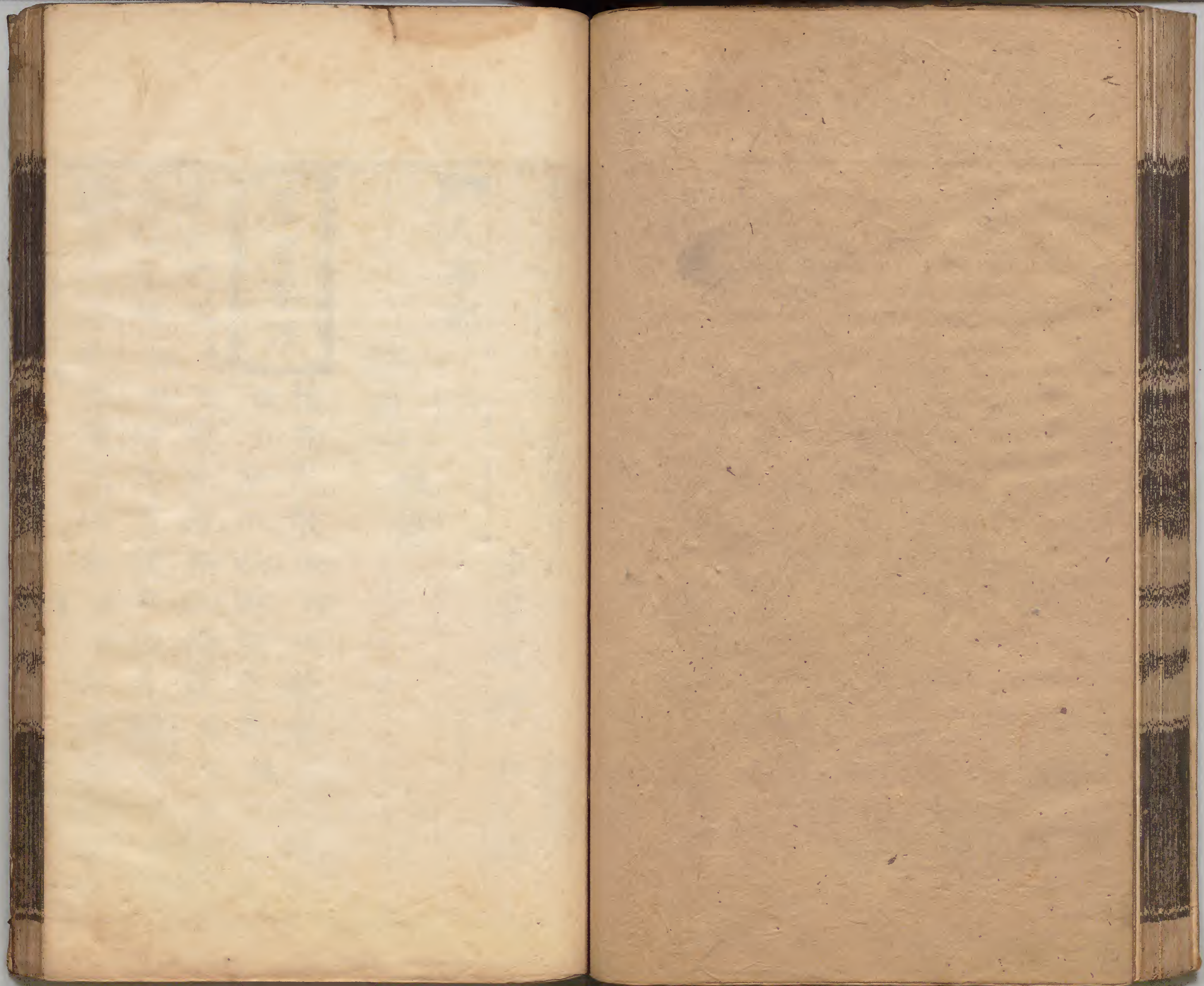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別集

卅一之二

十八止

東京圖書館			
三	香	別	類
冊	號	架	書
		函	門
			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事部

施恩

報恩

羣書要語

積而能散

曲禮

分散者仁之施也

儒行

分人以財謂之惠

滕上

愛施

者仁之端

史記

樂分施而恥積藏

荀大略

報恩

無德不報

抑詩

情為恩使命緣義輕

朱暉傳

施

報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

曲禮

報者倦矣施者

未厭傳二十四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惡

聲至必反之同上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

常敬之同上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子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莊子

詩句意重泰山輕李白傾家共人費劉長卿不

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坡仰荷天地德坡**報恩**

恨為隋侯珠以酬荆文璧選盧子諒定是酬恩

日今朝覺命輕王維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

坡美人贈我錦綉段何以報之青玉案美人

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瑶美人贈我貂

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並張平子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

市何物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

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

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積

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

矣君為之喜語林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散金宗族 見致仕及宗族門

貧而好施

原結身衣服車馬繞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多藏厚已爲子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

贖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 漢記

與米一困 見米門

家溫濟飢

張儉資計差溫初百姓飢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後漢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盡以盼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赦竟不受

晉陽秋

投瓜報瓊以下係報恩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顥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顥曰必嫁是妾疾病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顥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顥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左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
知母之存亡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
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坤
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
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二

盜馬報恩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
餘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
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秦
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
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
也僖二十六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舍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
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
名明月珠搜神記後漢楊寶九歲見一黃雀為

鴟鳥所搏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合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續齊諧記

羊羹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舖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

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三人 戰國策

絕纓報德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懼君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恠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頸血漙敵久矣遂平晉

報復有恩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解劍報德

楚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意乃渡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國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眾人遇我我以眾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戰國策

一飯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本傳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金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亡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子

五錢有報

漢蕭何爲沛主吏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
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
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爲丞相封鄼侯食邑八千
戶乃益封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錢二也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廼晨炊
薦食信往不爲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
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
高祖襲奪信軍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
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
爲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
而就此 本傳

盜妾報恩

爰盎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爰盎侍兒盎知之
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
通乃亡歸盎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
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校司馬中夜引盎

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盍謝之而去

魚報雙珠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大魚銜鈎取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乎三秦記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

執爨報恩見飲酒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鈎魚隱刃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感恩

負恩

羣書要語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隰桑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襄七所謂生死而骨

肉也 襄十二 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莊子 淡

肌膚而藏骨髓 前禮樂志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任彥伸彈文 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陳子昂 興哀

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柳文 身伴蟬翼

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晏類要 **負恩** 未

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歐集

詩句 寸心銘佩牢 杜 主人霽護恩豈啻一綈袍

臨川 **負恩** 咫尺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韋應物

古今事實

背之不祥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信謝曰臣
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言不聽晝不用故
倍楚歸漢漢王以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彎射羿弓 以下係背恩

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閉糴負恩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左僖十二

負漢大恩

王莽使安陽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

通監漢明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

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
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
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
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
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
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
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
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
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
李宗閔牛僧儒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

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
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
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
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
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
愚故曰人臣能盡弘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
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難兩全則如之
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
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
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

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詩話

追感舊恩

馮京當世少嘗薄遊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報讎

快讎

羣書要語

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禮記子

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禮記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

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
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
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

秋官

詩句

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唐太宗

挺身艱

難際張目視寇讎杜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

孟

古今事實

復九世仇

齊襄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遠
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仇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
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
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
爲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
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讎反臣於
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
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今日臣當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

讎之意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援衣與讓拔劍
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衛圍其東門鄭人侵
衛救以報東門之役隱五

不忘父讎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三年乃報越
定十四

嘗膽報讎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
食必嘗膽也史記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
則拘冰吳越春秋卧薪嘗膽以雪夫椒之恥文坡

鞭尸報讎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
少傅無忌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
楚并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負奔吳及闔廬
立使伍負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
子胥即負也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
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矣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則足讎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

劉曰遂成堅子之名

報亡璧讎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笞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為韓報仇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

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以下係快仇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
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得臣公
喜而後可知也宣十二

被誅人喜

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

父母之讎漢靈紀

火炷燃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
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
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漢獻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
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
士民皆相賀于路曰自今眠者始貼席矣唐武

罷官相賀

吐突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瓘中尉
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以襪塞口 見襪門

貶官人賀

貶皇甫錡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唐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
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
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

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
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
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
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
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
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
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
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

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
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
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
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
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
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
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
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
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無失其指矣

戊午謹議序

朱元晦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
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
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
非虛加者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
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

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仇者
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
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
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
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
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
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
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 國
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
忌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 太上

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
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
才並用網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
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
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
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
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
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
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
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

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 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
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
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布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
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
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 國家
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
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
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

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
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
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
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
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
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
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
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
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
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

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
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廩然以寒心者而說
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
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
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
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
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
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
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
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

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
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
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使能斬伐銷鑠使
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
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
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
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
南北再驩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
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
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

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
始終槩梗如此以發明元履所謂叙次之意并
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取
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
望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二

別集

人事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報怨 不脩舊怨 不忘舊怨

羣書要語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表記或曰
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憲問報怨過直西漢地理志

直當也

詩句 希怨猶逢怒多容竟忤強柳怨句寫餘恨

坡德怨聊相贖坡

古今事實

范睢報賈

魏相魏齊笞擊范睢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
范睢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
睢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
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之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爲人庸賃須
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
秦相張君睢曰主人翁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

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
相府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
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
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范睢曰汝罪
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睢大供具盡請諸
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
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又曰范睢靴
睢之怨必報本傳

封羹頡侯

漢高祖怨丘嫂之櫟釜封其子爲羹頡侯 楚元
王傳

假公報私

晁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
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
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
言上乃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
吳楚三國復其故地王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
下乃召錯斬東市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矢多與故穎陰侯
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
何武帝召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捐殘去
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
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盛秩

富貴快意

樂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本傳

與諸君絕

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

數乃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本傳

馬援報隗

馬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願諸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外寬內忌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散紉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椽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

事加享杖罰外寬內忌如此

言輕召怨

許攸侍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翼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肉不樂後竟殺之漢獻紀周顛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顛為王敦所害本

孫秀報怨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今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

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

是始知不免

岳父文德為琅琊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蹶踏不以人遇之

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

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

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

其讖世說

發摘郡事

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

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

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

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由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報富吏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捶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不平宿憾

張延賞與李晟有夙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之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含怒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衛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本傳

合謀報怨

楊炎子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
治元載罪而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為載報
仇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度準
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
泚書語言怨望又忽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
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
為冤

多脩舊怨

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唐憲紀薛逢與劉瑒相

善瑒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瑒作相逢為郎

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瑒以故事給舍須歷郡

縣出逢為巴州刺史又見同中門

小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唐文宗紀

恩怨皆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
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
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
有黃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

安乎頃冢相愛為吾召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
羌帖秀才何在家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為吾
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帖至忽有吏數人執帖云
羌帖謀反罪當處斬帖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
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
軒見帖來曰相公生殺在已帖昔日同場屋閑
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于
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帖曰得
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青瑣

見幾避怨

竇儀開竇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
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
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直
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
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
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
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
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
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
之驗也

因史報怨

富鄭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魯直為尉久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脩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吊韓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造成案底後人雖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

朱語錄

不念舊惡 以下係不脩舊怨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廉藺交驩 見同列和門

竊驩楚瓜 見瓜門

不報獄吏

漢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田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寇賈交驩 見同列和門

不恤私怨

趙清獻爲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辨恭公時世固不以爲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石林燕語

不念前辱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東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綃網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

聞見錄

不怨臺劾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

爲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 仁宗朝先參政爲
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
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
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
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 開見錄

不忘舊怨

以下不忘舊怨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
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
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
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

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云憶弟
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
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罰
銅八斤亦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
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
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
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
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
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垣無復存者
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壠畝矣而况於此臺

歟夫臺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軾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詩話

恨不見知 見不見知門

古今文集

作詩快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

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朱語錄

陰報 善報 惡報 實數

羣書要語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易係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

木百年來之以德 史記

詩句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 孟從公樂萬壽

餘慶及兒孫 孟

古今事實

斷蛇獲報 以下係善報見蛇門

活千人必封

前漢王翁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公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其後必興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陰德獨知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還寶帶獲報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閨中女

事考卷之三
主
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實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芝田錄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

義漿獲璧 見玉門

銜環報德 見雀門

其後必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貧錙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苦寒蠲舍緡盈月屯田君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塵史

殺降無後 以下係惡報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

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贊本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尉不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耶至陵身臣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塵史

客舍之報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僦屋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當食萬羊

見羊門以下係實數

預知死日

見死門垂崖遣象注

預知科名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筆談

預知大魁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否乃舉衣襟以示人後

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

遷齋開覽

朱衣點頭

見校文門

出門應識

鄉人危叙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看榜寂末有名是歲果及第青箱雜記

洛陽牡丹

見牡丹門

成壤前定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壤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

云此床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

成壞有數子何償焉

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十二年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

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

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三槐堂銘

蘇子瞻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

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
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
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
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
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
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
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
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

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

既相

真宗

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

槐陰滿庭

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

皇卹厥德

庶幾僥倖

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

王城之東

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

嗚呼休哉

張佛子傳

王拱辰

予少之時間都下有張佛子者惜其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之偏辭也逮予之職御史得門下給事張亨者始未之竒明年於直舍廼聞其徒相與語始知亨乃張佛子之子予因詰其詳於亨亨遂書其本末聞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輒以亨之言紀其實以垂鑒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姓趙氏亦未知自出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

補郭氏名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應囚具必親沐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之放其去乃祝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恩赦旋亦自勉其囚獄有訛鞠者慶以至誠疏畫條令美言以喻之故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而坐不語衆覩以爲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人曰我始行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之在其間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脩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當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趙佛子廼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始末因歸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病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乃亨亨生三日有一道士者丐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誰何旣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

慶止生是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省予以亨乃
得其實於是知慶之後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
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使恩例乃以亨之年勞
丐諸朝廷補授亨以三班借職今亨乃生六子
戒之曰當令讀書無怠乃誠旋顧爾考之餘汗
當有所授矣至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拱辰撰

書張佛子傳後

虞策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
守青社有張洪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
佛子文予因詰洪曰張佛子非爾族乎洪曰乃

祖父也曰爾考非亨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
藏庫副使終于家所謂六子者爾預之乎曰洪
其長也又詰其季曰鏐曰鏞曰鐸三弟也於元
豐五年同登黃裳榜曰鎬曰銳並預薦開封然
後信宣徽王公爲知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赴
闕明年試戶部侍郎辟洪爲檢討文字官是歲
洪之子公裕公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
大夫無不相傳爲盛事信乎天之祐善人也如
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文求予爲後傳
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

今贈左司禦率府帥袁氏贈原德太君乃享之
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論商鞅客舍之報 以下係惡報

林少穎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
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
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
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
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
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

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
與公子邛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
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邛之故扼而不納反
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
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論三世為將 胡明仲

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
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
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論張湯宜無後 胡明仲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爲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爲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爲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踈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見管

柳勝傳

柳勝字平之，邠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鴆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宦族儒家，皆畜書板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于眾，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龍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為市駟，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

征商，其官殷述慶，字去貧，端芝鄉，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鄰，正與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爲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族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齷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錢甚豐。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紐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板之

家惡其貪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
讟之聲藉藉于道於是群聚爇香而訴于廟之
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咒者餘二百人
未半載勝果以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
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
馳計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
者掩鼻于時衆傭工相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
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襪口有不足以喻其快
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
同日而斃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
坐徧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
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廟坐
殿上吏卒傳呼甚嚴階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
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
而醫之髣髴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
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
諱不實者後令綳栲撻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
又勅左右取咒詛者使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
沓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
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爲證二囚乃伏辯殿上

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
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又鬼推吾及犬
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卧榻上而黑
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市復通融買
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壽樟先生贊曰始吾讀書至殷人厥口詛呪特
以爲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爲要
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
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
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爲亦爲鄉貧脅取

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旣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
又不能效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
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
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
如吳隱之酌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
警歟

冥數有報論 係冥數 李德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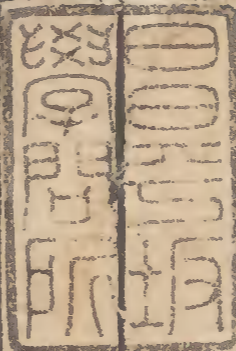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恠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
綱之道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
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

丘爲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寢朝歌未
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
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
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
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
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
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
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
出於曾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
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

乙丑歲自荆楚係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
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
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諸余
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
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此門有
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
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
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
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
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不入禁

苑及尸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必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麼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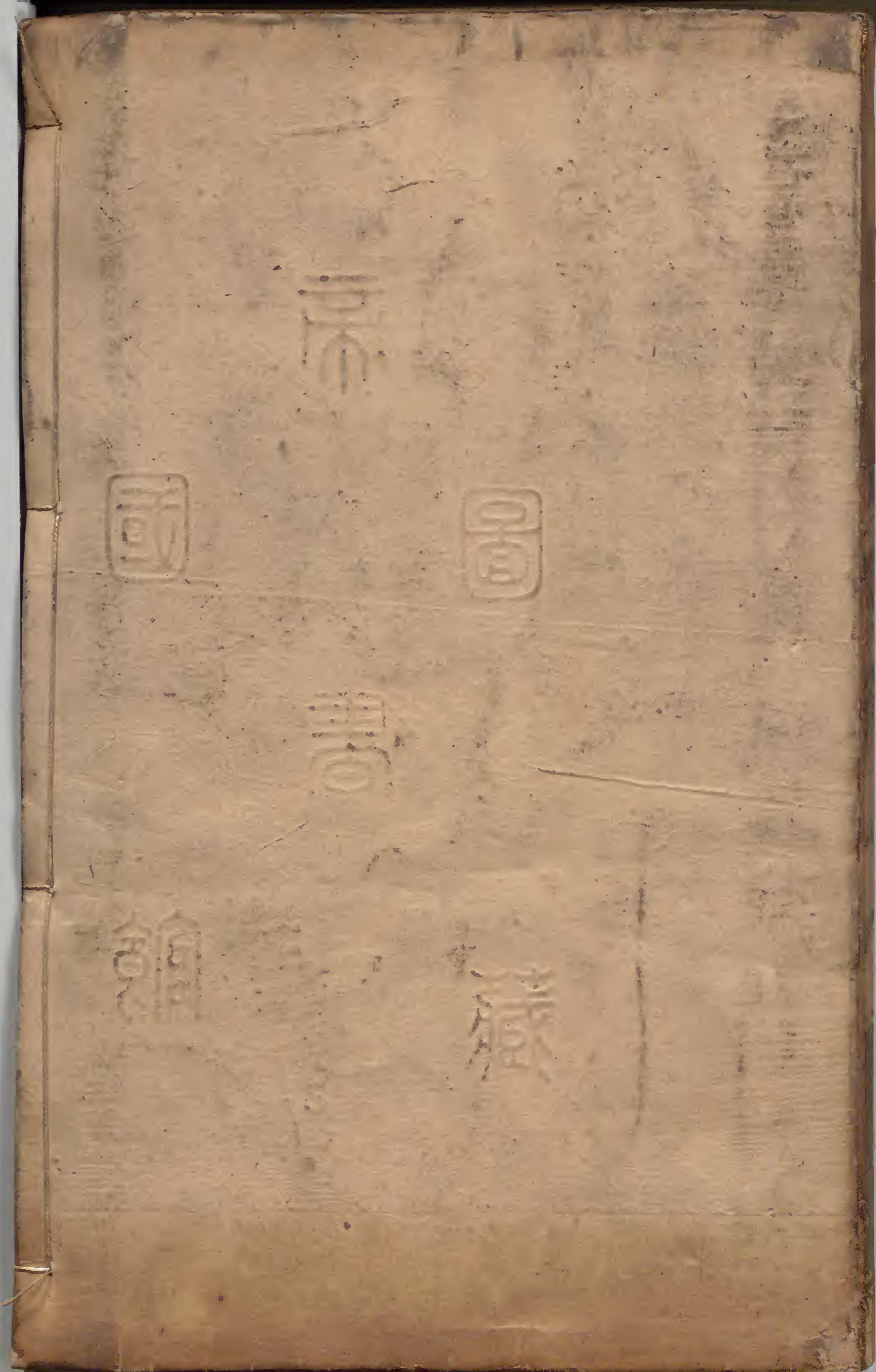
此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二

別集

存
巻1
久



東

洋

國

圖

書

館

藏